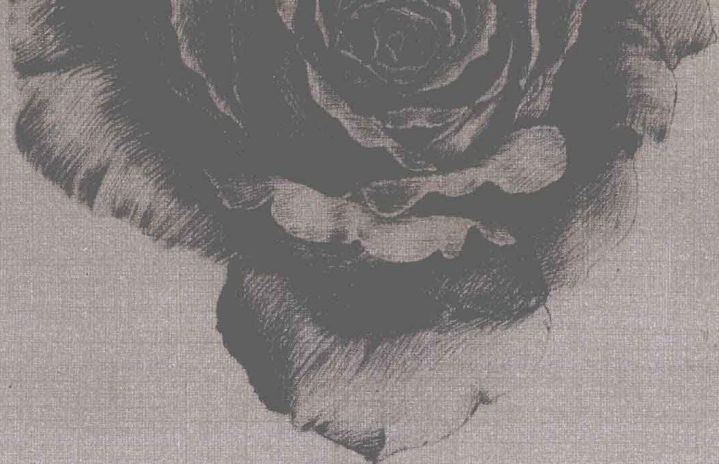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周路明
著

ZHOU LUMING
WORKS

SILVER WORLD

銀 的 世界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我 能 用 光 捕 捉 到 你 吗 ？ 如 果 你 已 不 在 黑 暗 中

周路明

著

ZHOU LUMING
WORKS

S i l v e r W o r l d

銀
的
世
界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银的世界/周路明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1. 7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226 - 0

I. ①银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12192 号

银的世界

作 者 周路明

责任编辑 赵 辉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32 开
8 印张 188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
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226 - 0
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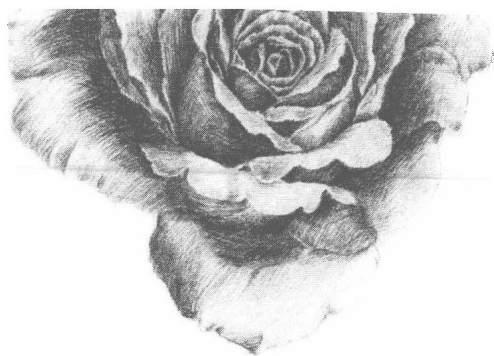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自序 / 1
Chapter 01 / 7
Chapter 02 / 19
Chapter 03 / 24
Chapter 04 / 34
Chapter 05 / 41
Chapter 06 / 48
Chapter 07 / 55
Chapter 08 / 66
Chapter 09 / 74
Chapter 10 / 81
Chapter 11 / 86
Chapter 12 / 105
Chapter 13 / 110
Chapter 14 / 124
Chapter 15 / 131



C O N T E N T S

目 录

Chapter 16 / 140
Chapter 17 / 147
Chapter 18 / 158
Chapter 19 / 169
Chapter 20 / 177
Chapter 21 / 188
Chapter 22 / 201
Chapter 23 / 207
Chapter 24 / 212
Chapter 25 / 220
Chapter 26 / 229
Chapter 27 / 233
Chapter 28 / 241
Chapter 29 / 251

【 自 序 】

P r e f a c e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坐飞机从西安回青岛，以前有女朋友的时候，我更喜欢坐火车。坐在我身边的是个中年人，样子我忘了，只记得我讨厌他的古龙香水味。其实不是讨厌他的古龙香水味，我讨厌一切古龙香水味。

飞机上很闷，平稳得像一块垂悬于空中的木板。他总想跟我聊些什么，而我只顾看书。村上龙的一本，好像是《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》。也许是觉得很没面子，后来他急了，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别总看书，有本事自己也写一本。”

这就是我第一本书的写作动机。

有个很亲密的朋友，一直不相信我写了本书。我把书亲自交到他手上，他对着照片和名字看了好一会儿才点点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又说：“玩玩票谁都会。”

这就是我第二本书的写作动机。

所以就这样，我写书基本上是为了应对别人的质疑。

我觉得短时间内还会有很多人质疑我，所以一时半会儿，我还是闲不下来的。

我对文学是有爱好的，比音乐稍微多一点，但也不至于让我到废寝忘食的地步。只是那些让我爱到废寝忘食地步的活动，成不了一种事业。

特别讨厌那种说为什么而死的人，为音乐而死，为文学而死，为戏剧而死，为艺术而死。

死你妹。

死之前起码先搞清楚了，死是什么。

写不写序，这点事烦了我很久，我就是那种大事果断、小事磨叽的人。

让我烦的原因有几个：

第一，是我周围的人文采都很差。这其实不怪他们，文采好的人我一般不去结识。

其次，谁写得好我都偷偷看，暗地里学，学不来就诅咒。

再次，就是邀请别人写序无非就是请人来吹牛皮。我喜欢自己吹牛皮，别人一吹我，我就不知道北了。

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煞有介事的了解。

煞有介事了解你的人怎么给你写序？

煞有其事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就算了，在我自己的书里不行。基本上来看，我必须给自己写序，别无他法。

有人觉得我很自恋，但自恋之人往往都有自卑之处。

我属树懒的，最大的梦想就是活活懒死。写成书，印成铅字，也为做过人作个证。

说到树懒，将来也可以写本关于树懒的书。

在理性的范围内瞎编滥造，就是创造力。

本来的意思是这本书算第一本书的一个解释，为什么第一本书里的人一开始就崩溃了。我计划好好写写音乐学院。

那个迷你乌托邦。我喜欢音乐学院。

但又跟第一本书一样，写着写着就飞了，我不知道自己抽的什么牌子的烟了。

这算什么情况？

这样也好，三十岁之前我能卖弄的，也就剩下想象力了。现在你们看的这本书，已经与第一本书没什么关系了。

如果你们愣说有，我也没辙。

文学会把一个人的青春期拉长，甚至能拉到死的那一天。

但这个青春期是畸形的，像一枚破碎的眼神，过滤掉好的，只剩下坏的。

人写作不可能脱离自己，你创造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一個剪影，但拼凑在一起，你就会发现，那根本不是你。

所以我拧了很久，小时候我有一项特异功能，就是看疯子，一看一个准。有的疯子装正常人装得很像，甚至对话也很正常，一般人完全看不出，他们只在发病的时候发病。

但我却可以一眼看得出，即便他是处于常态。也没什么诀窍，就是出于本能。

我总善于发现人邪恶的一面，所以很难感恩起来。再就是失望，对人，对事，对社会，对周遭的一切都失望，我来到这个世界，本是对它寄予厚望的。

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人格分裂，很多年了，在我体内有三个外来的意识。

我知道他们不属于我。

他们是概念化的产物，很多东西影响了我，结合着我自己的意象，偶然地造就了他们。记不清他们什么时候蹦出来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我而去。

我给他们分别起了名字。当然，还有我自己，只是这三个意识是游离我自己意识之外的。

这三个意识我都喜欢，甚至有点崇拜，他们都有各自的性格特点，和各自的工作。

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我不会像分裂症患者那样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，每个意识都可能成为某个时间段的主导意识，

但别问我面对你的时候，是哪个意识在操控。

不是这么玩的。

多数的时候我会像一个观众，看他们各自在我灵魂剧院里的精彩表演。

有时候会喝彩，有时候会流泪。

至于我自己，负责活着，最没用的工作，不提也罢。

周路明 2011 年 2 月 14 日

崂山

边拍着被露水浸湿的羽翼
时间在摇摆不定的波浪上
从我身边消失

边鼓动着微微发亮的羽翼
明天时间还是会消逝的

跟昨天或今天一样
乘着更高更闪亮的羽翼
直到
我自己在变换的时光里消失为止

《水上吟》

施托贝尔格诗

舒伯特曲

Chapter

01

>>

一般来说，我通常不和两种人说话。

一种是我特别讨厌的，一种是我特别喜欢的。

当时夏岚就坐在我身边，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厘米，我特别不想和她说话。在迎接新生的大巴里，我已经知道夏岚和我是来自同一个地方。

她就坐在我旁边，拿着手机正和她妈妈打电话。我其实不喜欢女孩说方言，但夏岚是个特例，我觉得她说什么都不会令人讨厌。

那天下着大雨，几乎每个人在上车前都被淋了，我听到力道十足的雨滴砸在大巴顶上，我讨厌这种声音，让人心神不宁。

于是我戴上耳机，周围就变得只有德彪西了。

怎么描述呢？

从这个角度看，我只能偶尔看到她的侧脸，幸运的是她总是来回

动，我真的想过把包里的DV拿出来把她拍下来。

但又觉得这样很不礼貌。

她几乎和每个人都笑着，一会儿站起来，一会儿坐下，像是幼儿园的孩子第一次去郊游。

我想夏岚也会喜欢德彪西吧。

到站后，她的大提琴盒子卡在一堆行李中拿不出来了。

我鼓起勇气和她说了第一句话：“需要帮忙吗？”多么无趣的一句话啊。

“谢谢，不用了，你那么瘦，估计还没我有劲儿吧。”夏岚笑眯眯地看着我，笑我一副自不量力的模样。

我当时真想就此回去，不去报到了，不去上学了。我说的是真的。突然间，我讨厌起自己的专业，它让我远离一切重体力劳动，甚至在别人费力搬着自己乐器的时候，我竟然无所事事。

我不想拥有这种优越感，这会让我感到自己很没用。也许不是感到，真的就是没用。

夏岚拉着自己的琴，和几个女生说说笑笑地在前面走着。

我不能确定她那天到底有没有回头看我，但德彪西告诉我，应该是有。

雨很大的时候，她的周围会产生一种雾气，她一手打伞，一手托着大提琴，我忽然觉得这种美丽似曾相识。有人跟我说过，美丽的东西，都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。

在新生见面会上，老师一一点名。我不知道夏岚是否当时就记住了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很好记。

点到我的时候，我站了起来。老师连忙说：“不用站，这里是大学了，大家要养成坐着和老师说话的习惯。”

我操，你以为我站起来是要看你啊！

我往后瞄了一眼，夏岚没有看我，依旧和身边的女孩说着只有她们自己能听懂的话。

“原来你就是刘云啊，我们都以为是个女孩呢！”一个比我胖不了多少的男孩跟我说。我不喜欢胖子，男女都不喜欢，所以我就点点头没说话。

“你是专业成绩第一啊，钢琴系的早就传开了。听说系主任很喜欢你，几乎没看高考成绩就把你拉来了。”

我听得这男孩话里的讽刺意思，也难怪，这里有几个学生敢说完全没有跟老师有过私交。

“没错，我跟系主任学了两年琴，但凭他应该是没这个权利直接把我拉来吧。是校长，校长把我拉来的。”对待一个刻薄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刻薄致死。

“校长你都认识！难怪！我也是钢琴系的，我叫杨征，我是从附中上来的，那会儿就听说你的名字了。”

“哦。”我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“哈哈，好的，我这人自己很清楚，没什么天分，但就是比较刻苦。对了，你每天练几个小时琴啊……”杨征的语速很快，像是今天的话如果没说完，明天就来不及说了一样。

我的行李里有两条烟，爸爸说让我送给宿舍管理人员，他还一脸神秘地跟我说和宿舍管理员搞好关系很重要。

妈的，这么好的烟，送人真是心疼。于是，我送了一条，自己留

下一条。从这件事看出我是个小气的人，是个自私的人，是个喜欢抽烟的人。

因为心脏不太好的缘故，我不能碰酒精，但妈妈劝我最好烟也别抽。但她知道虽然我在家里不抽，出门还是要抽的。说了我很多次，没什么作用，她也就不说了。

我喜欢每天练完琴抽几根，连着抽几根。看着自己被烟雾笼罩，我会有种特殊的存在感。

叔本华曾说过，疲劳像疼痛一样，它的位置在大脑，与大脑不连接的肌肉（如心脏）绝不会疲劳。

我想叔本华的心脏一定很健康吧！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，大脑支配着疲劳；对于一个不健康的人来说，身体支配疲劳，再会反作用大脑。

对，抽烟就能缓解这种症状，至少对我很是管用。

进宿舍的时候，其余三个人已经在收拾行李了，只有靠门的下铺留给我。我听上过大学的朋友跟我说过，千万别睡靠门的下铺。那里是公共地，不管谁进宿舍，或者闲着没事，就会坐在那里，没人的时候甚至会躺在那里。

这三个人显然也拥有和我相同的朋友，告诉他们大体相同的话。

大家尴尬地互相笑笑，一眼就看出这几个都是弹钢琴的。弹钢琴的人身上有种特质，这种特质即便你在人潮汹涌的马路上，也能一眼看出。

我说得有点神，但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认错过。

经过一番寒暄，我知道了他们的名字。

高高瘦瘦的叫王乐天，眼镜男叫陈海，留长发的叫秦飞。我对秦

飞比较好奇，他的手长得很漂亮，弹起李斯特一定得心应手。

“你们觉得我们有必要选个宿舍长吗？”王乐天尴尬地挠着脑袋说。

“那就你吧。”秦飞整理着自己一捆捆的CD说。

“我？我觉得有必要民主一下。”

“就你吧，我也同意，怎么样，陈……陈海是吧，你觉得呢？”

谁提议就是谁有想法，为什么不成全呢？我想。

“我不同意，我也觉得有必要民主。”陈海声音很稚嫩，像是没变声的小孩。

“那你俩慢慢民主吧，谁都行。”秦飞拿着一把吉他出了门。

“切！真能装！明明钢琴系的，玩什么吉他啊。”陈海嘲笑别人的时候其实特别可笑。

我其实也无所谓，只是住在下铺实在是不爽。

晚上，学院组织新生音乐会，各个系的高手轮番上阵，突然感觉学院像个组织精密的黑社会，各派系明争暗斗，其中声乐系系主任王老师最有黑社会大哥气质，此人四十岁上下，大背头，习惯黑色皮衣，烟不离手，目光冷峻，活脱一个肉体谎言识别器。

恰巧我就坐在他旁边，再旁边就是我们钢琴系主任冯老师。冯老师永远的白衬衣配牛仔裤，除了上台需要的燕尾服。他不抽烟，但喜欢喝点红酒。

再往旁边看，是管弦系系主任刘老师，颇有时尚感的女士，虽然眼角眉梢已经带有岁月的痕迹，但浑身还是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魅力。她对衣服的搭配看来很有心得，一袭暗色系西装，即便在角落里，也会引来很多目光。

作曲系主任司徒老师在和校长说话。我很喜欢他的一组交响诗，他的面相很像偏执狂，难怪作品深受瓦格纳影响。

民乐系主任孙老师没来，学院通知说孙老师年事已高，偶感风寒，出门不便。

“冯老师，你觉得孙老师是偶感风寒吗？”王老师一脸坏笑地看着我们系主任。

“是吧，最近总下雨，我都感冒了呢。”冯老师揉了揉鼻子。王老师突然看向我这边，我躲闪不及。

“冯老师，这位是？这可是主任们坐的地方啊。”

王老师看得我身上发毛，但我没有躲闪。

“哦，这是今年我刚招来的新生，叫刘云，快，这是王老师，我帮你引见。”

“王老师好。”我小声地说。

“好好，看来老冯很疼你啊，有机会听你弹琴。”

我们俩心照不宣，彼此都讨厌对方。

“他还是小孩呢，刘云，你坐旁边那排吧，这里的确是给系主任坐的，就算没坐满，也得空出来。我给忘了。”

我点点头，灰溜溜地走了，总感觉到背后王老师的目光在盯着我。

音乐会在像菜市场一样的杂乱中开始了。一般来说，新生音乐会其实是高年级学生们展示自己技艺的场合，无论开场的德沃夏克，还是随后的马勒。管弦系的同学在指挥系主任金老师的带领下，使得时空暂时停顿。

我不止一次听过学院青年乐团排练过，正式演出还是第一次。至少从这两个曲子来看，青年乐团可以灭掉国内任何一个大型乐团。